

東廣州府城
平門外西關
六甫宏經閣
坊承印如有
士印送請到
號商議不取
租光緒廿
年癸卯孟春
號主人謹誌

光緒二十四

衡重集
叻

痘疹輯要

振斯先生增訂劉氏輯要原本

R20
2

吳郡氏 九年十月廿六日

南海梁承志
堂捐資重刊
板存在本宅

自牛痘之法行人皆忽於天行痘一途其法始於西人流入中國百有餘年矣但經種牛痘之人當天花盛行之時往往復出天行者不知凡幾世人每謂種了牛痘以後可免天行之說斷不可信慎勿誤聽人

自題輯要小引

可喜煦圖書

痘疹輯要一書昔在玉田城內得抄本亂破並無名次卷外止有劉氏輯要四字子愛之重之竟四十年來不見版印行于世子是以抄錄之復增訂而編次之遂分爲前三卷今仍其名曰輯要亦不没人善之意耳子因不揣固陋將已生平所得心法所歷治驗訂爲第四卷以附于後卷首一篇不過先爲敘說耳合成一書本欲刊印以公同人奈有志而無力不意

言而自已實受其禍也。光緒廿九年癸卯歲。隱名氏書於羊城日新草廬。

裕後李公一聞此書卽欲刊印以濟眾生好生之德更盛于我自當筆之於書以垂名于不朽也

峕

嘉慶庚午夏月漁陽八十一歲老人白之紀振斯氏自題于廸

德堂



嘗考痘疹之書汗牛充棟求其精切簡當者不數數靚也及檢
閱家藏舊本得 白振斯先生手編痘疹輯要一書觀其始末
精切簡當誠爲後學津梁蓋公折衷衆說附以生平閱歷合而
成書故凡痘疹諸書均莫過乎是粵西自

咸豐十一年辛酉歲

勞制軍辛階仁心保赤由粵東延善種牛痘者來省點種此風
盛行而專業是科者鮮一遇天行險症每多束手苟無卓見其
何以補偏救弊乎 子於白公之書雖未能升堂入室然每師其

地言痾疾轉重
卷之一
意便能立起沉痾屢欲印刷以廣其傳奈力有不逮嗣詢之梓
人此板早成灰燼卽子家所藏亦於乙酉年洪水浸淫字跡糝
糊子慕其書不敢告勞敬謹繕書始成完璧以俟樂善君子重
刊行世庶幾福幼有術而白公之苦心孤詣亦不至湮沒不

彰云

光緒十有九年歲次癸巳春心禪氏自序時年六十有四

夫痘疹二科古有專家自後人學術淺浮遂失其傳兼之牛痘
暢行知種而不知醫其有未經點種者一遇險症雜投方藥每
多誤事若癩疹與痘迥別且無引種之法其患尤有難言者

予

目擊斯難心滋戚焉昨獲心禪氏手錄

白振斯先生痘疹輯

要二篇見其論症精微用藥奇效爰觸善心付諸剞劂一冀廣
白公之道一冀永赤子之年區區之心如是而已業是術者其

諒諸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仲冬上浣藏書山房重刊

車馬

車馬

車馬

痘疹輯要經驗續敘

天下之病莫甚於小兒小兒之病莫危於痘症治之不善其斃也速夫古今醫書幾汗牛充棟矣而痘之一症或缺焉未備備焉未詳詳焉未精求其備焉詳焉精焉直截而了當焉者則莫如痘疹輯要一書是書也作於振斯先生刊於庚午成於合省好善諸君余亦稍助微貲故得藏其卷於匣始見之猶以爲未足介蓋余先二子曾因是亡謂痘幾無方可療者而何貴乎書客冬十月繼舉之二子因時染是延醫守視旬餘亦岌岌乎其

危倉忙無任惟坐而待亡已矣乃沉坐忽寤忽聞旁聲曰前之
痘疹輯要一書其曾知之否乎余輒驚遂悟及是之未經試也
急出匣編之得其與彼此之相符而纖毫不謬者二方連劑速
服危立甦困忽蘇而其症之減已過半矣忙定后憶耳聞而催
閱之者莫非 神是書之妙 神早悉矣然則書之濟人大有
裨益也但余之得所濟於已亦何弗共濟於人而況得其神之
眷之尤宜彰其靈者遂發念許送百部自後二子叨康而刊送
之事意其有待今七月初晉省之前夜夢一白衣向前叱曰汝

子之將危者何藥迫汝之編方者何人而所許刊送者何書醒
憶知其爲 觀音大士神也而前之催余閱之者莫非是神

矣夫一書也神鑒之一念也神感之是書之刷之送之誠不容
緩噫天下送經文施藥餌者多矣然或益一人一家一鄉一國
而小兒則無與焉余之送是書也蓋欲人藏之人得而資之濟
之更有好善者知是之妙而彼此繼刊之則余之送者僅百而
傳之送之者將千萬不止然則余亦第藉此以彰 神之靈書
之驗期不沒於所輯者之長而已矣至於樂善好善之說則非

吾所敢知

皆道光二十有六年丙午秋八月上浣平樂賀邑龍井世卿張

彌上補敘



先生字振斯漁陽人也性古直生平雅好醫學而於痘疹

一科尤為專門名家之業余蓋知之久矣適庚午孟夏余妾黃

氏所生第十二名獲者出痘症雖順而痘不甚起發余年已六

十止生一子不覺張皇無措因煩周舍親慕溪巨源兩人造

公府敬請抵舍代為調治但

公年逾八旬動履實覺艱苦爰賜猪尾膏一方命小子服之服

後即睡少頃痘果變遂漸漸就愈此

公之大德也余將何以為報于是顛請

公輯要良方四卷捐貲刻印遍傳于世利己兼以利人施方勝
似施藥而

先生好生之德亦可廣被無窮矣是爲序

皆

嘉慶庚午孟夏寶坻縣林亭鎮炳文李光前謹記

觀輯要書有感因將生平治痘心法畧爲敘云

間嘗歷覽治痘諸書有專于寒涼者有專于溫補者眞若有天淵之別冰炭之異也使後學幾莫知所依從惟翟氏彙編費氏瑣言二家所云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寒者溫之熱者清之之言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但翟氏偏于補者過半而方藥之分數未免少輕費氏偏于瀉者居多而方藥之分數又未免太重者宜減輕者宜增此心游移未敢驟定迨庚子夏月間忽覽金鑑痘科門而心豁然矣又覽劉氏輯要而心更暢然矣蓋觀

其所載治論與其方藥悉折衷翟費二家而一貫之至其縷晰
條分較之金鑑而更明且捷真可爲萬世準的也復何遺議哉
然猶有所不慊于中者蓋以所錄歸宗必勝諸方較之原方未
免太減如遇兒小症輕者取效自捷若遇兒大痘重者如纏腰
斷橋托腮鱗坐等症恐未必皆效也是以予之治痘歷二十餘
年悉宗成方而不敢泥乎成方有始終純用溫補者有始終專
用清涼者有始用清涼而終用溫補者有始用溫補而終用清
解者有宜用重劑而以重者投之者有宜用輕劑而以輕劑應

之者。有一日用一劑。而又或一日用四五劑者。初不敢執一方。以應千萬人之痘也。所最致意者。臨痘之時。必觀其兒童之大小。強弱。察其時氣之寒暑。邪正。審其形色之凸凹。赤白。辨其表裏之虛實。寒熱。以斟酌損益。其方而不使其子。症有偏輕偏重之誤。則幸甚。然而難矣。又嘗謂治痘者。必求合乎四時。如痘初出三日。春生時。三月也。痘長三日。夏長時。三月也。痘貫三日。秋成時。三月也。痘靨三日。冬藏時。三月也。痘不出者。藥之使出不長者。藥之使長。不貫者。藥之使貫。不靨者。藥之使靨。此十二日。